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1



La piel del cielo

天空的皮肤

[墨西哥] 波尼亚托夫斯卡 著
张广森 译

2

La piel del cielo

天空的皮肤

[墨西哥] 波尼亚托夫斯基 著

张广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2-4219 号

Elena Poniatowska
LA PIEL DEL CIELO

©Alfaguara, primera edición; abril de 2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空的皮肤/(墨)波尼亚托夫斯卡著;张广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4041-1

I. 天… II. ①波…②张… III. 长篇小说-墨西哥-当代 IV.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412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博

天空的皮肤

Tian Kong De Pi Fu

[墨]波尼亚托夫斯卡 著
张广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6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02-004041-1/I·3073

定价:16.00 元

1

“妈，那远处就是世界的尽头吧？”

“不是，世界没有尽头。”

“那你就说说怎么没有尽头吧。”

“我会带你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去见见世面的。”

洛伦索眼睛望着火红的晚霞听到母亲这样说道。弗洛伦西娅是他的同伴和朋友，只要一个眼神，双方就能相互理解。母亲有感于儿子话语中流露出的急切，第二天就领着他到圣拉萨罗车站买了一张半到夸乌特拉去的二等车厢的车票。

洛伦索为火车的启动而激动不已，可是，看到车厢外面的景物朝着相反的方向疾驰，他心里又充满了恐惧。电线杆子飞速

闪过，山冈为什么却一动不动？最让他揪心的还得说是那地平线，因为，他以为他们肯定会到达世界的尽头并且跟着火车一起掉进无底深渊。火车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洛伦索三番五次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就要到悬崖边儿上啦，一起都快完了。”弗洛伦西娅从儿子的眼神中看到了他对虚空的恐惧。

“别担心，洛伦索，你会看到一切又都从头开始。你会到达一个山谷，接下去又是一个山谷。过了波波和伊斯塔，还有别的山，又会出现地平线。大地像个球，而且不停地旋转，没有尽头，总是在延伸、延伸、延伸。太阳落下是转圈，是去到了别的地方，永远都不会完结。”

洛伦索一连好几个月都忘不了那次旅行。每天睡觉之前，他都要重温一遍，总想发现点儿被忽略了的细节。旅途见闻令他困惑。“妈，这么说，我所看到的只是整体的一个极小极小的部分喽。”感官的惊人局限成了他的又一块心病。“眼睛为什么不能看得更远？为什么不能看得更多？妈，这也就是说，我是个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人喽。”

“过不了多久，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啦，你会在学校里得到答案的，”母亲对他说道。

弗洛伦西娅熟知地上和天上的事情，认得空中和水里的生物。“今天夜里可要盖得暖和点儿，要变天啦。你瞧，宝贝儿子，星星多密、多亮啊。”不需要学校。弗洛伦西娅从教育自己的五个子女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她从未想到过大儿子会对现存的事物提出疑问。她只需要一本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过来，埃米利娅，在地上画个圆圈儿。你，洛伦索，在那个圈儿上再画个圈儿。”

胡安和莱蒂西娅站在一边看热闹。

“你，胡安，告诉我，那是……”

“那是两个擦在一起的西红柿。”

“是个8字!”洛伦索喊道。

孩子们欢笑不止。随着圆圈儿、木棍儿数目的增加,点点滴滴的生活常识以及有关树龄、年轮、花粉、假借阳光点燃篝火的凸镜的故事也就逐渐扩展了开来。

弗洛伦西娅不断地进行引导。母亲像个老师似的解答着子女们提出的为什么。她在同他们戏耍的时候脸上总是沁满着汗珠。她无法漠对体内的激情、无法控制那在飘摆不定的长裙下面伴着潜藏心底的乐符不住舞动或像溪流不息奔涌的双腿。

洛伦索和胡安长得很像:同样的身躯,同样的探询眼神,同样的不知安分。埃米利娅和莱蒂西娅又是多么娇媚!如果不是因为身在庄园,她们简直都会飞上天去。堂娜特里妮一直都称她们为“小天使”。“快看,小天使们来了,”人们每次见到她们都要这么说上一句,因为她们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而且对谁都是笑脸相迎。

在圣卢卡斯,人们习惯于黎明即起。弗洛伦西娅总是在欢声笑语中打点孩子们的早餐。从一只金黄色的篮子里取出还带着热气的金黄色面包以及她亲手制作的果酱和奶酪。而那大杯的牛奶咖啡,又是多么诱人!“咱们来看看谁的咖啡胡子更漂亮,”她怀抱着最小的儿子桑迪亚戈笑着对其他几个孩子说道。大儿子和大女儿,洛伦索和埃米利娅,恨不得用眼睛将她活吞下去;接下来的两个,莱蒂西娅和胡安,更是片刻不离她的身边。早餐之后,他们一起跑进庄园去忙活自己的事情。

“只有埃米利娅和洛伦索可以到井边去提水。”

那兄妹两个每天晚上还得负责点燃蜡烛和给牛备草。埃米利娅已经学会挤奶了。洛伦索很喜欢奶水滋到桶里发出的响声,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金环厮混。每逢他走进马棚,金环都会以难以想象的优雅姿态抬起头来用火辣辣的眼睛望着门口,期待地竖起耳朵,仿佛在询问着什么。那牲口通体似金而又

泛红,所以一度曾想叫它为“赤驹”。因为它耳朵尖儿上有一个显眼的金色小环斑,弗洛伦西娅更喜欢“金环”这个名字。

那匹马只有七岁,比洛伦索晚生三年。“我总觉得那头牲口真比特奥蒂瓦坎^①的金字塔还要神秘,”弗洛伦西娅说道,“咱们永远都不可能摸透它。洛伦索,那马就归你啦,把毛驴给埃米利娅。”

“好啊,好啊,埃米利娅是驴。”

弗洛伦西娅把每天早晨在园子里的活计看得如同神圣仪式一般。要想过好日子,必须把活计做好。牲畜需要照料,树木、花草也一样。世间的事情全靠自觉尽职。

阿马多每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必到无疑。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是“特纳家的长工”。没人确切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到什么地方去睡觉,不过,他对堂娜弗洛伦西娅的耿耿忠心倒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割草、捆草、清圈、慢慢腾腾和笨手笨脚地修废补残,而且还一边不慌不忙地讲述着洛伦索终生难忘的乡间奇闻轶事。

每天下午,孩子们被准许跟着阿马多去把喝不完牛奶卖掉并到浓荫密布的科约阿坎转转,因为,他对孩子们的呵护真是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他对最小的桑迪亚戈尤其上心。小家伙正是以那种骑在他的肩头上的奇妙方式开始认识世界的。他高高地举着孩子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傲立激流的圣克里斯托瓦尔。

几年前,阿马多也正是这样将洛伦索驮在肩头给他讲述了罗马角斗士的故事。

格拉科是最优秀的角斗士、最机敏和烈性的奴隶。他向皇帝提出了要同自己的师傅比武的请求。皇帝深感意外,还从来

① 墨西哥中部前哥伦布时期最重要的城市,在今墨西哥城东北五十多公里处,是著名的墨西哥太阳神和月亮神金字塔的所在地。

都没有哪个徒弟提出过这样的挑战,不过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条件是必得那位老人愿意应战。

年轻的格拉科找到了自己的师傅。老人已经满头白发、皮松肉懈,当时正坐在一块温热的石头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高贵的脸上洋溢着沉静的深情。

“师傅,我想跟你比武。”

“孩子,你的全部本事都是我教的,为什么要跟我比?”

“因为你是惟一没被我打败过的人。”

昔日的角斗士注视了他好一会儿。

“好啊,那就比吧。”

两位武士在观众的鼓乐声响和病态期待中登场了。皇帝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包厢里发出了号令。人们全都焦急地伸长了脖子。较量开始了。年轻的格拉科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老人却是翘翘翘翘、难以招架对手的凶狠攻击。师傅的每一次磕绊都会在看台上唤起一阵女人的惊叫。洛伦索想象着角斗士的神态:身着短衫、裸露着粗壮的双腿、脚上穿着没帮的软底鞋,就跟晚上同妈妈一起在书上见到过的一模一样。师傅又一次跌倒了,格拉科竟然胆敢将他踩到脚下,赛场的四周立即响起了一片嘈杂的议论声。老人浑身是伤、血流不止,但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把徒弟掀翻在地并扼住了他的咽喉。皇帝于是宣布那位最为杰出的角斗士获得了胜利。师徒两个走出角斗场的时候,格拉科愤愤不平地说道:

“师傅,那一手你可没有教给我啊。”

“没有,因为那是专治忘恩负义的绝活。”

弗洛伦西娅在教洛伦索辨认那些像是会跳舞的蜘蛛一样难以制伏的字母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知识也跟这个故事一样令他着迷。“一共是二十六个,记住,二十六个。”多亏了母亲,洛伦索上学后的头一年就因为具备了认字的能力和掌握了加减的规则

而成绩优异。“我没能念完小学，儿子，可不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在庄园里，弗洛伦西娅不放过任何一个施教的机会。她在地上写出一个字母：“你们说，怎么读？”在厨房里，她让孩子们盯着奶锅以便让他们明白灭菌的道理，哥哥姐姐们一看到开始冒泡就立刻争着抢着把锅从火上端下来。“快看啊，又跳舞又唱歌呢！”

到了晚上，世界会变得更加神秘莫测。弗洛伦西娅教他们辨认北斗七星、北极星、七姐妹星，教他们让烛光在墙上打出蝴蝶、蜗牛、豺狼的手影。吹肥皂泡也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肥皂泡能够飘起来是因为比空气轻，”她解释道。从这儿再到莱特兄弟^① 不过也就是一步之遥而已，洛伦索正是扯着妈妈的手跨了过去。

庄园里的畜禽也成了教材。眼看着鸡雏——那个叫声滑稽、又丑又娇的小东西——几个月之后变成一只头顶着大冠子的漂亮公鸡真是不可思议。埃米利娅的毛驴则是恰好相反，蠢头蠢脑、一成不变、灰不溜秋，没法让人喜欢。不过，那只大公鸡可就有看头多了，它对待母鸡的傲慢态度给洛伦索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它突如其来地冲到母鸡的身上，而那傻东西却低头闭眼服服帖帖。它的翅膀的剧烈抖动激荡着周围的气氛，也令洛伦索产生种种遐想。每当它引颈长啼的时候，不仅会使鸡栏显示出巨大的生机，还会引逗得整个科约阿坎地区的所有公鸡全都应声而和。“咯咯咯咯，我爱帅哥，”弗洛伦西娅欣喜地附和道。那公鸡昂首阔步，简直就像一株凤凰木，它是一个花样的活物、一朵傲视苍穹的红色羽花。

奥里昂的毛丛中有时候会钻出来的那根红色肉槌也让洛伦

^① 指奥维尔·莱特(1871—1948)和威尔伯·莱特(1867—1912)，美国航空先驱，飞机发明家。

索好奇不止。弗洛伦西娅怀里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桑迪亚戈（“这小东西越来越沉啦，”她笑着说道），总能神情自若地给各种事情作出恰当的解释，这是洛伦索在任何别的女人那儿所无法见到的。“它发情了，想把那个东西塞进母狗的肚子里去。”看到儿子关注公鸡和牧羊犬奥里昂的交合，弗洛伦西娅就告诉他：所有的生物，花草，禽兽，还有人，都是通过交合来避免灭绝的。“那是本能，儿子。”

“什么本能？”

“生命的本能。”

等到奶牛开始不停地哞哞叫唤起来了以后，他们就从堂娜特里妮那儿借来了一头牯牛，不过，爬胯的过程很快就结束了，洛伦索没能见到。或者，也许是弗洛伦西娅没有打算让他亲眼目睹。她只是打发他跟阿马多一起把钱给她的朋友堂娜特里妮送了过去。九个月后，当小白快要下犊的时候，她把大儿子和大女儿叫了过去。“你们两个去给我弄点儿水来。”

小白开始在牛圈里焦躁地走来走去，用蹄子刨着地面，一会儿去到门边、一会儿又回到槽头，怎么都不得安生，滚圆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必须解除这一痛苦，时不时地还会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叫声。突然，仿佛得到了号令，它走到草垛跟前、劈开了两条后腿，一定是肚子里面也有什么东西爆裂了开来，因为它一下子就蹲了下去。“没出来，”弗洛伦西娅说道。于是，她将袖子挽过胳膊肘，先是把手、紧接着是将整条胳膊伸进了血糊糊的牛肚子里。“出来吧，出来吧，”她大声地喊着使劲一拽。首先出来的是一个大脑袋，随后才是身子，细细的小腿儿贴在肚皮上，蹄甲很嫩很软。

把浑身湿乎乎的牛犊放到麦秸上以后，弗洛伦西娅的胳膊还继续在牛肚子里面和弄。那牲口一动不动，眼睛似睁似闭。她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终于找到了，接着用力一拉，拽出来了

一个红色的袋状东西，洛伦索觉得很像一条卷起来的大舌头。牛犊一动不动，尚未回过神来，小白也是木木然毫无反应。弗洛伦西娅当着儿子女儿的面儿在水桶里洗了洗手臂，只是说了一句：

“把水倒掉，再换点儿干净的。”

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胞衣（他们的母亲应该这样称呼那个东西）和血水全都不见了。弗洛伦西娅抚摩着脑门上有块黑斑的小白。孩子们没有吭声，突然听到母亲对牛犊说道：

“现在看你啦，站起来吧，快。”

她将牛犊拦腰抱向自己的怀里，那小家伙先跪后立，居然稳稳地站了起来。

弗洛伦西娅得意地转向自己的儿女说道：

“瞧见了吧，人得一年半才能办到的事情，牛却生下来就行。”

啊，弗洛伦西娅，你就是山的神明、水的精灵！

在随后的几天里，观看牛犊站在小白那如同天空一般护卫着自己的大肚子下面吃奶成了一大乐事。小白舔着爱子，用头撞它，撞过再舔，丰沛而温热的尿液使满是粪便的地面变成了黄色；它悠然而又一刻不停地倒嚼着装满四个胃里草料，硕大的乳房任由小牛恣意吮吸。

圣卢卡斯的那座庄园简直就是生命的赞歌。不知是来自天空还是来自母亲的光焰使洛伦索眯缝起了眼睛。雨过之后，一股鲜草的气味儿拔地而起，苍翠欲滴的树木让他产生了一种只有母亲才会唤起的激情。洛伦索总是将雨后的大地同母亲联系在一起，从未想过大自然有时会对人类施暴而母亲却永远都不可能。

惟一能使洛伦索觉得难挨的日子就是父亲到访的时候。如果说母亲的陪伴总是让孩子们欢欣鼓舞的话，父亲的登场却会

使他们倍感拘束。他每回都是戴着手套走下租来的汽车。就连他的话语仿佛也都戴着套子，而他那很像外国人的蓝眼睛一向都是无精打采地死盯着房间里的夯实地面。

“孩子们，快过来向爸爸问好。”

弗洛伦西娅会将一把椅子搬到院子里去，那个男人是绝对不会伸手帮忙的。

堂华金·德·特纳每次前来看望他们的时候都是衣冠楚楚，同他的女人和孩子们的隔夜裤子、破旧衣衫、带泥的鞋袜恰成对照，落座的时候，还要伸伸裤腿，深怕破坏了裤线。弗洛伦西娅望着他的眼神就跟小白的一样，润泽而温柔，有时候还带有几分恳求。洛伦索讨厌那一切，讨厌那位根据天气情况或带着银柄手杖或带着黑色雨伞的呆板男人的一切。

“快跟爸爸说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埃米利娅惯于撒娇和饶舌，几个小的因为害怕弄脏了他的衣服而不肯近前，洛伦索则是死不开口。堂华金·德·特纳几乎不屑于抬起他那也许是因为陷得太深而褪了颜色的失神眼珠看上他们一眼。“死鱼眼睛，”洛伦索心里想道。那人肯定不会在乎自己的长子不跟他讲话，因为根本就没有将其放在心上。在他的眼里，几个子女就像是一串葡萄，压根儿就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跟爸爸说再见吧。”

在被打发睡下了以后，洛伦索并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只是知道柜子里有他的衣服。“这是你爸的衬衣，”弗洛伦西娅说道。那些衣服全都被她用自己那长满老茧的农妇的双手仔细熨过。

堂华金·德·特纳同妹妹一起住在华雷斯小区，只是星期天下午才会租一辆汽车从“城里”到科约阿坎去走一趟。这已经是够屈尊的了。

对他本人、他妹妹卡耶塔娜·德·特纳、墨西哥社会而言，华金是个单身汉。他所属的阶层不承认他的婚姻，所以，他的那些子女自然也就并不存在。德·特纳家族的人绝对不会接纳非婚生子。卡耶塔娜偶尔会悄悄地跟自己的挚友卡里托提起“乡下女人”，也就是华金的错误，不过，那口气倒像是在讲某种必须打针防御的疾病。华金有时是十五天、有时甚至是三个月都不露一面，弗洛伦西娅就好像怕孩子们想念似的说道：“你们的爸爸到英国参加斯托尼赫斯特学院校友会去了，”或者，“你们的爸爸到维希去洗矿泉了。”连明信片都不寄一张。对洛伦索来说真是太好啦，消息越少就越好。那个男人会使他们兄弟姐妹同母亲变得疏远起来。

尤为糟糕的是，那个男人在以自己的驾临羞辱着母亲，也许只有洛伦索能够感觉得到那种羞辱。母亲很可能不知道皮卡迪利马戏团是怎么回事，但是，她善察天象，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推断出那个男人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中心，所以也就能够摆正每件事情的位置。“咱们别把这看得那么重要，”她对喜欢夸张的埃米利娅说道，“今儿晚上你觉得大得不得了，明天就会发现根本不值一提。”“可是，爸爸不理我，看都不看我，”埃米利娅一边捋着头发一边吼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又怎么啦？他也不理我，我也没有死掉。”在茫茫的苍穹下，一个不得娇宠的小丫头的哭闹又算得了什么？

弗洛伦西娅即便是真的需要堂华金，表面上也是没法看得出来的。她得照料子女、禽畜、庄稼，一天到晚根本就没有去思去想的空闲。每当趁还处在怀抱中的桑迪^①在摇篮里睡觉的工夫准备开始缝缝补补的时候，都会有另外一个儿子或女儿凑到她的膝前说道：

^① 桑迪为桑迪亚戈的爱称。

“妈，给我讲点儿什么吧。”

除了眼前的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让她分心，直到有一次在堂华金很久没有露面之后，洛伦索听见她对阿马多说手头的钱就要花完了。阿马多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也许是到镇上去活动过，十天后，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居然有人来问弗洛伦西娅愿不愿意到乐园影院去代卖糖果。她答应了下来，每天下午四点那场开演之前赶到那里并且还带上大儿子和大女儿帮忙打打下手。于是，洛伦索和埃米利娅的生活也就不再局限于庄园那块天堂了，而是进入到了映在银幕上的影像天地之中：那些影像对他们兄妹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将他们带入了未知的世界。一天夜里，洛伦索发觉母亲的语气中多了一种陌生的乞求意味。

“可是，你怎么能到电影院里去卖糖果呢？”堂华金责问道。

“钱不够花啊，华金，你应该明白，好多张嘴呀，我应付不了。”

“让自己的儿子挎着糖果匣子在电影院里走来走去，我无法接受。人家认出他来可怎么是好啊？”

“没人认得我们，你已经为此用尽了心思。惟一偶尔到庄园打个照面的人就是堂娜特里妮，而且还总是帮衬我们。”

“啊，对，就是那个从不摘下围裙的女人！”

“永远也都不会摘的，不过，就像小白舔牛犊一样，她能够在心里给我以安慰。”

“科约阿坎有人认识他们，弗洛伦西娅，去乐园的人很多。”

“没有华雷斯小区的，乐园是个镇级影院。”

“我不能答应。”

这时候，洛伦索听到了母亲啜泣的声音，而且是有生以来头一次。“我一定要宰了这个鬼东西，宰了他，”他气得直哆嗦。如果不是房门上了锁的话，他肯定会冲进屋去揍那家伙一顿。

2

洛伦索同乐园的放映员堂希尔维斯特雷成了朋友并被允许带着糖果匣子待在放映室里，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再赶紧出去叫卖。“水果糖，口香糖，巧克力，蜜饯果脯，糖蘸花生，”他沿着过道吆喝着，以便能够尽快地钻到两排座位间的空隙中去。灯光熄灭之后，他就重新回到放映室里，放映机那吱吱啦啦的声响就成了他的催眠曲。弗洛伦西娅已经不再为影片的内容担心了，因为，如果说洛伦索起初还对情节有所关心的话，随后新的兴趣就取代了对故事的注意。在放映室里，堂希尔维斯特雷经常要倒片子：杯子里的水倒流回坛子，雨点儿朝着天空纷飞，玫瑰蜕变成花蕾，羽箭退回到弦上。洛伦索绞尽脑汁想要知道大人是不是可以再重新成为孩子。

弗洛伦西娅还把埃米利娅打发回了庄园。“乐园不是你待的地方。”镇上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根本就不进放映厅，被那个十三岁的小丫头的甜蜜眼神、口中茴芹糖的香气、比胭脂还要红艳的嘴唇、“咪咪”牌棒棒糖一样的纤腰所吸引，一个个全都手里攥着电影票喻聚在糖果柜台的四周。“埃米利娅，你最好还是留在庄园里照看弟弟妹妹吧。”埃米利娅走了以后，有些人也跟着踪影匿迹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却依然故我。洛伦索发现自己的母亲也很招人眷顾，啊，我的美人，我那身如盛开的鲜花一般的弗洛伦西娅！因为，有一个胆大的家伙竟敢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想送您回家，您几点钟收摊？”弗洛伦西娅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我儿子才是陪伴我的绅士。”

洛伦索不断地向堂希尔维斯特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光是什么？”“胶片是什么材料做的？”“放映机的镜头是怎么回事？”

这些难解之迷，憨厚的放映员就连做梦也都未曾想到过。一天下午，胶片断了，洛伦索经过修剪、粘贴，使之重又放映了起来。“什么人能够把时间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呢？”他难为着放映员。“我想学校老师一定能够吧，”放映员回答说。弗洛伦西娅反倒说得更加明白：“对我来说，时间是一种计量单位、一种计算方式，摸不着，捉不住，任何人都无法拥有。”“我想知道它到底是空气还是空间，妈，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她为儿子的固执深感惊异并从那固执中感觉到了他的苦恼，于是心里想道：“我的这个儿子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必须使他猛醒，为他减负，让他放松。弗洛伦西娅让儿子女儿围成圈儿一边跳舞一边跟着她学唱：“爱是肥皂泡，/色彩缤纷，/样子很诱人；/一碰就破灭，/幻影难成真。”“梦想是海鸥，/时刻想迁徙，/远岸是栖地；/翱翔洋面上，/不怕风雷激，/敢把浪涛戏。”弗洛伦西娅有时候自己抱着桑迪，有时候又将他交给埃米利娅。尽管几个孩子围着她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她也拉着这个或那个跳上一阵，可是，她的心思却只是放在大儿子的身上。洛伦索搂着妈妈的腰身暗笑她那业已逝去了的甜美爱情幻梦：“妈，你已经不再爱爸了。”“当然爱啦，小傻瓜，怎么会不爱了呢？”“因为是肥皂泡。”“那只是歌儿罢了，孩子，不是实事。”“那么，妈，实事又怎么样呢？”“唉，儿子，实事就是眼睛看得见、伸手摸得着的一切。”“看不见但又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实事吧？”“那当然。”“可是，没法看见而且只有你和我感觉到了的，是实事吗？”“是，也是。”“我藏在心里的，也是实事？”“当然，洛伦索，那是你的实事，不过，不要告诉给任何人。”

洛伦索还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华金骂了弗洛伦西娅，于是他就扑到母亲的怀里并且再也没有离开，甚至都不肯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而是枕着她的枕头跟她睡了一夜。“这孩子什么都懂，”弗洛伦西娅第二天对堂娜特里妮说道。打那儿以后，弗

洛伦西娅就已经再也不把他和别的几个儿女同等看待了。就连华金·德·特纳也察觉了他们母子间的紧密联系：“听我说，弗洛尔^①，已经到了让那个小东西离开你的裙边的时候啦。”

弗洛伦西娅如果意识到了自己竟然介入到儿子的生活中去了的话，肯定会减少自己的影响，不过，她是个烈性的女人，确信自己永远都会同他待在一起。她同洛伦索建立起了一种超出了母子界限的关系，那是一种同华金从未有过的默契。洛伦索起小就开始取代了那个男人。是什么东西使得弗洛伦西娅变得跟华金生分而倾心于他呢？是他那双深藏在眼窝中眼睛里的憧憬以及她弗洛伦西娅能够满足那种憧憬的实事。

弗洛伦西娅有时候也会心里发急。她没有办法解答大儿子提出的那些问题。“时间是一种幻象，洛伦索。”真的是这样吗？洛伦索于是追问道：“什么是幻象？”弗洛伦西娅回答说：“是梦。”“什么是梦？”“是我们睡着了以后大脑中出现的一种表象。”“这么说来，我已经做过梦了。”“做过，而且还有噩梦，是哭醒的。现在咱们去鸡舍吧，到了该喂的时候啦。”洛伦索真希望自己已经成了大人，以便能够紧紧地搂住她并且永远都不再放开。

堂华金·德·特纳无论是在庄园里还是在妹妹家都不是一家之主，不过脸上却显示出某种威严，亦即眉宇和深陷的眼窝间的几分沉静。堂华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就连洛伦索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凡事退避，完全置身于生活之外，无论是就其本身的心地还是就其对对手的态度而言都无法将之同圈养的公鸡进行类比。

与之相反，弗洛伦西娅却是一只斗鸡。洛伦索也会是的，当然会是。他跟那个每逢星期天都要打扮得衣冠楚楚的公子哥儿毫无共同之处。

^① 弗洛尔是弗洛伦西娅的简称。